

就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推行的有關事宜提出的意見

本人是代表《熱血親子團》的主持人——水媽。

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教育制席改革當中，自評外評、殺校政策、合約教師制度、學生組別五改三的、三三四制、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基本能力評估、增值指標、校本評核、副學士制度等等改革措施為人詬病，有間接影響學生的、也有直接影響學生的，而實施了十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現今直接嚴重影響學生心理與生理健康發展。

教統會於 2000 年 9 月向政府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裡，「前言」中提及：「教育改革的大前提是以學生為主體，本著的理念是幫助每個人透過終身學習達致全人發展。」「我們的基本信念是，每個學生都具備可以發展的潛能，教育的責任是幫助每個學生充分發揮他的潛能。」可是現今大部份小學偏重 TSA，不但不能讓學生達至「全面發展」，更埋沒學生於學術以外的潛能。

根據上述《教改建議》所寫，制定 TSA 的原意，是為了幫助了解各學校在主要學習領域是否達致基本水平，促使學校結合評估數據與學校發展的需要，制定改善學與教成效的計劃。但實際情況，是當評估數據結果派發了給學校後，不達標的學校只會收到教育局的督促，除此以外，教育局並無任提供何支援，此舉只會令學校高層將「揸數」的壓力轉嫁予教師，教師為求數據達標，被迫成為扼殺童年的幫凶，將「揸數」的壓力轉嫁學生。

當年教改取消了學能測驗，根據上述《教改建議》所寫，原因是學能測驗出現操練學生的現象，扭曲小學的課程，影響學生的均衡學習生活，妨礙他們的全人發展，而情況已發展至令人憂慮的地步，教統會因而果斷地決定立即取消學能測驗。現今因 TSA 而產生的情況，比學能測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些學校小一已經開始操練 TSA，小三更會加開補課時間，更有為操練 TSA 而犧牲音樂、視藝或體育堂的學校，導修堂也用來操練 TSA，除了附教科書出版的補充練習功課滲入 TSA 形式的題目，還有額外一本 TSA 補充練習功課，連校內考試設計的題目也跟隨 TSA 形式，讓家長不敢怠慢一切與 TSA 有關的功課和練習。這些情況，完全就是「扭曲小學課程，影響學生均衡學習生活，妨礙學生全人發展，情況已發展至令人憂慮的地步」，而更甚的是，TSA 試題比學能測驗的還更艱深，既然當年教統會能「果斷決定」立即取消學能測驗，現今也應「果斷決定」立即取消 TSA。

負責檢討 TSA 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成員侯傑泰竟然說 TSA 應「每條題目有半數學生不懂作答才算理想，考試結果對表現佳的學校才有參考價值」，此說法証明 TSA 的用意已被扭曲。特地設計一套艱深的試題，答對

的學生便是精英，多比數答對試題的學校便是精英學校，這已經偏離了「基本能力評估」的原意，變相引導二、三線學校追上名校分數，忽視能力較普通或 SEN 學生的需要。引用蘇聯二十世紀的一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著作 **100 Pieces of Advice for Teachers** 中一句：「每一個決心獻身教育的人，應當容忍兒童的弱點。」TSA 就是不容忍兒童弱點的怪獸，反對取消 TSA 的人，是沒決心獻身教育的人。

香港教育學院鄭燕祥教授 2006 年文章《教改八年的成敗》一段寫道：「市場不等於萬能，香港的競爭對手星加坡及教育強國芬蘭也沒有用淘汰競爭來推動教師及學校，但是他們的教育都是做得非常出色。教育是心智密集、情意感染的工作，需要學校教師長期專業承擔，一心一意去培育學生。不是用錢或競爭就可解決問題。」當學生由初小開始被程度過深的題目不斷打擊學習意欲，又因過量的操練犧牲非學術課堂、休息時間、親子時間、遊玩時間，TSA 已成為蹂躪兒童身心發展的酷刑，教育局是行使酷刑的劊子手，反對取消 TSA 的學者和學校高層是享受看著兒童行刑的幫凶。

學生不是一堆數據，不應為「掙數」而學習；學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感覺有思想的人，學習是為了他們尋找人生夢想作好準備，蹂躪了孩子的心靈，便扼殺了孩子的夢想。本團促請教育局立即果斷取消 TSA，停止虐待兒童，還孩子健康的心靈，還香港一個健康都市。

此致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熱血親子團主持人
張耀心

2015 年 11 月 20 日